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六十九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瀆祀一

不祀二

逆祀三

雜祀四

雩禜五

禘六

雜祭七

祖軼八

功臣九

婦人祭十

祝史 十一

尸 十二

祭器 十三

樽 十四

爵 十五

俎 十六

籩豆 十七

祭服 十八

瀆祀 一

白子路問諸夫子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祭不敬則瀆祭主敬禮無瀆神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踈踈則怠怠則忘 易曰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注見上

宜順時而

不數

多矣以為

苟在禮而或煩

過猶不及

祭以嚴終

禮由煩亂

苟有明

信蘋蘩滷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君雖

獨豐其何福之有

季梁謂隨侯云云

神其吐之

吐之不敬也

臨祭不

惰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瀆于祭祀時謂不欽

敬也

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

忘若思之貌

衰如在之神

禮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

自曉至夕

雖有彊

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

以其久也

有司跛倚以臨祭其

為不敬大矣

跛倚偏立不敬也

他日祭子路與

音預

質明而始行

事晏朝而退孔子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美之也

祭祀

主敬禮

不絜饋絜之誠

是行絜之禮

孔瀆神

王與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

宮露臺大地婆父祠昭應令梁鎮上疏以為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三皇五帝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官廟此復

謂瀆神

終朝走巫祝

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杜詩

三年而禘不欲黷

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韋述議

祝盼饗以怪談兮

巫妖治而魘醉

皮日休

三農祈穀

帝自東都還說因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由河東入京師有漢武睢上祠

此禮廢濶願為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之張說

不祀二

白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夔子不祀祝融而楚滅之不祀忽諸

君祀無乃殄乎

狐突謂申生曰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

甯武子云鄆

舒不祀晉滅之路相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不欲踈踈則怠怠則忘

子孫祭祀不輟

宗廟不享

謂祭無益也紂也

故君子之祭也

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不失其義者君

明其義故也

言苟明祭義雖使人祭不失其義也

孔宋務光上書

宋務光神龍元

年大水務光上書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

川不時薦見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文粹張謂虞帝廟碑三湘南溼帝之遺廟存焉地僻

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四望莫修文粹揚炯少姨廟碑四望於是

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災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霑衣非復絃歌之地

### 逆祀 三

白傳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僖公是閔公庶兄繼閔公而立廟當

在閔公下今夏父弗忌為宗伯以僖公年長又是文仲公之父阿順時君故升僖公於閔公上故曰逆祀

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縱逆祀聽夏父弗忌躋君子以僖公故曰縱也

為失禮禮無不順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

既灌之後則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也

不首其義故誣於

祭也

首本也

若義

禮曰子游之徒祭者若義也若順也

五廟本仁禮明昭穆

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廟也

四時首義孝備蒸嘗子曰臧文仲安知禮

夏父弗忌逆祀而不止也

孔引僖公比

陳貞節博士蘇軾上言請以中宗為別廟詔可孫平子上

書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為

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

正文公逆祀

陳京初立宗肅宗既祔室

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鶴祠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邱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



數未足時言  
禹不先鯨乎

雜祀四

白月令正月其祀戶

祀之於戶內順陽氣也

祭先脾

春宜脾故祀戶祭之先進

命有司祭風師

仲春祀朝日於東郊

春分日也

祭馬祖於

大澤

馬祖房星也

季春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

先蠶天駟

仲春

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禩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

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禩之前

高辛

氏禩官鶯祥故立祠馬以后妃祈男也

孟夏其祀竈祭先肺

夏陽氣盛熱祀之於竈從

熱類也祀竈  
祭先進肺也  
大雩帝祭天祈雨  
命有司祀雨師於國城西南也

祀皇地祇仲夏夏至日  
命有司祭先牧於大澤  
季夏其

祀中霤祭先心中霤中室也  
孟秋其祀門祭先肝祀門

氣出也祀  
門先進肝  
仲秋祀夕月於西郊秋分日  
命有司祭馬社

於大澤  
用剛日  
孟冬其祀行祭先腎行道也陰氣盛寒於外去

先進  
命有司祭司寒於北  
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西北

仲冬命有司祭馬步宋大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

於西郊之外以禳  
鄭火災禳火於玄冥  
祈于四墉禳除

火災禮也

五祀

門戶竈井中雷也自天子至大夫皆祀

夫聖人之制祭祀

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

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陳寶祠

晉書陳寶祠秦

文至今七百餘歲漢興世世常祭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真祠而見音聲碎隱野雞皆雖每見雍遣太祝祠以太

牢奏請立王母祠

酒泉太守馬岑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

歸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璣鏤錦煥若神官宜立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也

遺愛立祠

後漢

王煥為洛陽令卒人思之為立祠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輒絃歌而薦之

利人立祠

後漢許陽律君

為都水掾修鴻陂百姓得其利後病卒太守鄧晨於都官為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皆祭祀之于公

祠

于定國父子公為獄吏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生祠號云

生祠

後漢淳于臨聚之

不能克陳衆乘單車白馬往說而降又韋義為廣都長

之嵩山人立生祠號曰白馬陳從事

張渙為武威守

任延字長孫為九真守杜軫字

超宗為池陽令百姓皆立生祠

遠方神祠史記郡縣遠方神祠民各

自奉嗣不令於

蚩尤

漢令祝官立蚩尤之祠

九天巫祠

漢九天祠者皆以歲

時祠宮中河巫祠河于

祠黃石

張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騰祠黃石具伏騰

門詔祀先賢

漢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信臣應詔歲祀郡二千石率

官屬行禮也

祀先賢

任延長孫會稽都尉先遣饋祀延陵季子

遺愛祠

賈逵梁道為豫州刺

史及卒魯人思之為刻

近墓立祠

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立廟向充曰順人

心則黷而不典若百姓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宜因近其墓立祠於河陽人欲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

詔從之 **祀臯繇** 晉禮志云故事祀臯繇於廷尉新禮移祠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故事以社日新

禮改以孟秋以應秋政摯虞以臯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

獄之成不在律令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太學律署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又祭用仲

春義取重生改以孟秋以應刑 **孔祠堯舜禹** 諸無量帝殺理未可以相易宜如舊制可 **孔祠堯舜禹** 諸無量帝

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頌 **建陵廟** 陳貞節為拾遺初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參獻 **建陵廟** 隱章懷懿德節愍

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守卒 **詔有司為立廟**

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為非是上言 **戴青卒以第舍陋不請立七廟** 裴炎后已持政武承嗣容祭詔有司為立廟 **請立七廟** 追王其先炎

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  
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  
人今追崇先世迹異安得同哉  
立廟以祀孫儒建鋒  
殷哭之相

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  
立廟梨山李

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立廟以祀  
出建州刺史卒父老  
雙廟巡遠睢陽至今祠  
享不絕號雙廟云歲時致祭

為立廟梨山歲祀之  
文粹呂才東臯子集序立杜康廟  
歲時致祭以善醞府吏焦革配焉  
剪林遷神祠韓愈合  
江亭詩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  
杜甫詠  
懷古跡  
蟲蛇穿畫

壁巫覡醉蛛絲杜甫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先主  
祠

堂像伴真擢玉紆煙鬢羣怪儼伺候恩威  
在其顏韓炭谷詩  
女巫澆酒雲

滿空

玉鑪灰火香  
座中紙錢窻窻鳴  
寒雲山鬼來

女巫進

紛屢舞陳  
瑤席湛清

酤王維巫山神  
女迎神歌辭

村依野廟塢

杜甫詩

蟲書玉佩解燕舞翠

帷塵

湘夫人  
祠同上

立祠受降城

張仁愿後人思之乃為立  
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

青

松古廟存

李白堯祠詩堯沒三  
千歲青松古廟存

乾封元年幸曲阜祠孔

子如亳州祠老子

高宗本紀

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

杜甫諸葛

廟祠宇毀頓

韓愈祭文祠宇毀頓憑附之質丹青之飾  
暗昧不主不稱靈明外無四垣堂陸頽落

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  
以私錢十萬祈于邦伯修而作之

叢祠古木踈

谷口寒流

靜叢祠古木踈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  
報精誠禮物餘柳宗元韋使君祈雨從至祠下口號革

去狹陋恢闕棟宇

同上太白祠碑革去狹陋恢闕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

神實在

前敬恭跪起

杜牧祭百神

凡爾守土各報爾望剝烹羹哉無

愛牛羊

天下聞命奔走承事同上祭百神

齋齋惕慄臨谷臨墜視牲啟

毛籩羞具潔罔有不備步及神宇踏足屏氣

同上

突厥事

祆神

酉陽雜俎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龜為形盛於毛袋行動之處以脂蘇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雩祭

五事具旱門

白周禮地官舞師教皇舞旱暵之事稻人旱暵供其雩

斂斂也崇門用瓢齋

甘瓢去抵為樽

旱暵則舞雩

女巫之職

雩祭



水旱也禮龍見而雩傳穀梁一時而言不雨有志於人

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古人重請請道去讓孔雩祀王仲

邱沂州琅琊人開元中歷左補闕時典章差駁仲邱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義即上言貞

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臣謂雩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

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于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

二禮皆用詔可雩于興慶宮德宗貞元十三年四月祈禳崇雩皆

準程柳終南碑柳子厚崇門文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闢能收

舞麥野夫興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休徵未獲敬用瓢齋以展周索納其雲氣復我川澤冬至及孟

夏

雩祭皇地祇  
于方丘禮志

旱甚則修雩

唐六典禮部旱甚則修雩  
秋分以後雖旱不雩雨足

皆報祀若州縣則先  
祈社稷及境內山川

若霖雨則京城禋諸門

門別三日  
每日一禋

不止祈山川岳鎮海濱三日不止祈社稷宗  
廟若州縣則禋城門及境內山川而已同上

周制

月令  
建巳

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禋於南郊之傍配以五  
人帝命樂工習盛禮舞皇舞月令命有司為民祈祀山

川百源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若國大旱則  
司巫帥巫而舞雩若早暵則女巫舞雩武德初定令每

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景皇帝配牲用蒼犢二  
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出杜佑通

典

正觀

雩祀於顯慶禮于  
南郊圓丘

禮六

白記曰伊耆氏始為蜡

古天子號

蜡也者索也

謂求索也

歲十二

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

周十二月建亥月也萬物功加於人者之神皆求以享報之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

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

季冬天子乃

禘百神於南郊為來年祈穀於天宗

神農后稷句芒田畯岳鎮海瀆邱陵

墳隰鱗介羽毛之類天宗日月星辰

命有司脩祭禽之禮

謂先蜡日獵禽獸以供禘祭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

在助祭之中

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

而歎

歎其祭不備也

仲尼之歎蓋歎魯也

天子大蜡八

所祭有八

神古之祭者使之必報之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

其食田豕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八蜡以記四

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使人謹於財用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子貢觀於蜡子曰賜

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

若狂皆醉也

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言人皆勤農有百日之勞今日

使之飲酒燕是君之恩澤也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展必報之義

觀若狂之歡

八神一

擇吉日

祈來年福

周禘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謂方物老成以息勞也

息其老物

吾則闕以禮文

子將

鬻辜

鬻辜祭四方百物注鬻曰土反禘辭郊特牲祭坊與水庸事也

而磔之謂磔及禘祭也曰土反其澤水歸其壑昆

蟲無作草木歸澤注此禘辭也黃衣黃冠以祭息田夫也草笠而至尊野服

也諸侯於蜡遣使戴草笠貢禽獸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

功放囚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原令縣

悔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明使汝

等如此長文之過也蜡節慶祚歸就之上下善相憐樂

過節還當為汝思他理郡吏惶懼祠竈搜神記曰宣帝

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時陰子方者嘗

臘日晨炊祭竈神見形子方孔順成之方其禘乃通

宗柳

元禘說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可以問禘之說

則曰合百神于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

部戶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  
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

順成之方其禘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同上旱乎水乎蟲蝗乎癘

疫乎豈人為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耗乎吝貪乎罷弱  
乎非神為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  
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神農伊耆少牢后稷及五

方十二次五官五田畷五岳四鎮海濱日月方以積二星辰以降方守少牢五井泉皆羊一禮志 禘祭

百神大明夜明在壇上神農伊耆各在壇下后稷在壇東五官田畷各在其方水墉坊

各在其方壇之後同上 禘之義自伊耆氏而有其禮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

農初為田事故以報之樂以蕢桴土鼓夏后氏更名曰  
嘉平殷更名曰清祀周因之復名大禘以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享之春官宗伯以醯辜祭四方百物禘之神有八一日先穡二曰司穡三曰農四曰郵表畷五曰猫虎六曰防七曰水墉八曰季冬寅日 禘祭百神于南昆蟲索鬼神而致百物通典 郊大明用犢二 籩豆各四簋俎簋饗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 籩臣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四畷 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於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宮二十八宿 五方之山林川澤邱陵墳行原隰鱗羽羸毛介水墉坊 郵表畷猫虎及龍鱗朱鳥白獸玄武方別各用少牢一 每座籩豆各二簋簋饗各 若其方不登則闕之 其儀 一 禘祭百八十七座唐通典 具開

元禮  
同上

雜祭 七

白樓

漢書樓五日注獵虎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以此出獵祭宗廟

又

後漢蔡邕曰猛獸以立秋日還

母王者以此祭也

酺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酺者為人物災之神

又漢文紀酺五日

司寒禮孟冬祖

北郊也

又傳曰其藏冰也黑也

又祭司寒而藏之謂藏冰也

敬而祭之

皆謂之神人為立祠建興初始立

孔設壇

漳南祭建德

劉黑闥竇建德故時左右稍歸之兵寢杜盛乃設壇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意

康祠

王績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

草木悽悲

文粹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

為愁草木悽悲吊祭不至精

立廟睢陽

巡遠立廟睢陽歲時致祭

瀆親家

乾暝子郭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而激流毀堦公酌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回木生堦上遂成



橋而小女尋卒因塑廟中人  
因立公祠號河濱親家翁

祖輶八

白周禮大馭掌玉輅以祀及犯輶

輶山行

王自左馭馭下

祝下登受轡犯輶遂驅之

封土為山象以蒲芻棘栢為神既祭以車轡喻無險難也

及祭酌僕之右祭兩軹

軹軹也

祭軌乃飲

軌當作範車前軹

儀禮

聘禮釋幣于出祖釋輶祭脯酒乃飲其側

詩曰取蕭

祭脂取羝以輶載燔載烈

仲山甫出祖

祖範輶之祭

又曰

韓侯傳曰夢襄公祖

昭公將如楚夢襄公祖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適楚矣故祖以道之

車軸折

漢臨江王被祖於江陵北門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不反矣果如言黃帝子舊說黃帝

子累祖好遠遊道死故後祭為神道也

孔駕轆轤而行

禮志其詳見通典

天子出

通化門釋輶而入壇

禮志籍田

祖輶將臨

柳宗元風駕東征祖輶將臨

祖

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

唐顏師古注漢書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祖

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

車駕出日

右校先於國門外委土于輶注輶為山象也又

為瘞瘠于神座西北方深取足容物太祝布神位于輶前南向太官令帥宰人剝羊郊社之屬設罇罍篚翬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置幣於罇所駕將至太祝立於罇洗東面西向祝史與執罇罍者俱就罇罍所立太祝再拜詣罇所取幣進跪奠於神座興還本位進饌薦脯於神座前加羊於輶西首太祝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所

酌酒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少退北向立讀祝文訖太祝再拜還本位少頃太祝帥齋郎幣爵酒饌物宰人舉羊肆解之太祝并載埋於坳寘之執罇者徹罍篚席駕至權停太祝以爵酌酒授太僕卿左執轡右受酒祭兩軹及軌前乃飲受爵而退遂驅駕轅上而行通典

功臣配享

九

白爾祖其從與享

書

周禮有功者書於太常祭於大蒸

司勳詔之

詔告神以辭死則蒸先王祭之

左傳趙簡子祀董安于於廟

智伯彊請趙簡子殺安于安于曰我死晉寧趙氏定矣乃縊而死故趙氏祀之

祀曹真於太祖

廟

魏志又裕太祖廟祀功臣二十一人

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廟

闕播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廟侑孔子攝  
奏太公古賢今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時弟子今  
所配年世不同  
請罷之詔可  
示報德也  
柳宗元監察使壁記事於有  
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

以勸  
善  
生宏佐命之道  
杜甫朝享太廟賦生宏佐命之道  
死配鬼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勲

是地松竹高節向不遇反正撥亂之主曾何以措其觴  
力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喉舌使配享太宗廟庭  
屈突通  
祭則與食則仰若斯之盛而已

高宗  
李勣  
馬周  
睿宗  
劉幽求  
蘇瓌  
玄宗  
張說  
代宗  
郭子儀  
肅宗  
苗晉卿  
裴冕

德宗  
李晟  
憲宗  
裴度  
貞觀十六年有司言  
禮功臣配享於廟  
庭禘享則不配依

令禘祫之日功臣並得配享太常卿韋挺等議曰古者  
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禘祠蒸嘗四

時不輟國家大祿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勲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通典

### 婦人祭

十

白毛詩采蘋

夫人奉祭祀不失職也

于以采蘋于沼于汜被之僮

僮

疎敬貌皆婦人助祭也

祁祁

舒遲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于以采

藻于彼行潦誰其尸之有齋季女毛詩

饒饒濯漑

助祭

記曰君在階夫人在

房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

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夫人薦豆執授

豆中央直也

授之執

鐙

豆下附

副禕立于東房君制祭夫人薦盞

制謂朝事君薦骨膾

割牲夫人薦籩豆尸酢

夫人執柄夫授尸執足

傳曰行潦之蘋藻

季女尸孔抗言不可

蔣欽緒中宗始親郊祝欽明建言皇后當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

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狗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享先蠶見后桑蠶門

以皇后為

亞獻

祝欽明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暉陰迎韋后意謬立議后宜助祭帝果用其言

取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奉豆籩

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

引豔

妻郊見上帝

祝欽明贊欽明以經授中宗為朝大儒乃詭聖僻說引豔妻郊見上帝腥德播聞享

祚不 瑠瑠衡筭翬翬禴

唐文粹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瑠瑠衡筭翬翬禴

翟自內而祭為君之則

祝史十一 嘏附

白宗廟本仁

祝嘏首義

鬼神饗德

辭說貴誠

祝史正辭信也

季梁曰

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季梁曰左傳

薦信

晏子曰祝史薦信是

言罪也

無愧辭

叔向曰范武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神聰

明正直

監德觀惡

國將興神降之監其德也國將亡又降之觀其惡也

害盈福

謙

監德觀惡

乞靈必由乎明德

微福不在於愧辭

黍稷馨香叶于明

德

牲牲肥脂奉以正辭

修其祝嘏

禮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祝嘏辭

說藏於私家非禮也

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祈福祥

求永貞一曰順祝

順豐年

二曰年祝

求永貞

三曰吉祝

祈福祥

四曰化祝

弭災兵

五曰瑞祝

逢時雨寧風旱

六曰筭祝

遠罪戾

甸祝

掌表貉之祝號

甸者謂田以習兵之禮故爾貉祭音陌欲獲之多

宗祝在廟

詩曰祝祭于祊祀事孔明

工祝致告

傳曰祝有益

也 詛亦有損

晏子為齊侯言人怨皆詛上祝不能勝非人詛

善祝

尸祝不

越樽俎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之間而代之矣

嘏之禮徧取黍稷

牢肉以授尸也量人授舉斝

斝當為嘏周禮

卒爵飲之

酌尸尸嘏主此

卒儀禮啐酒進聽嘏

嘏長也大也授尸以長大之福

宜穡于房

變黍言穡欲重



稼也。嘏辭曰：宜稼于田，詔祝於室，孔祝署嗣皇帝。顏真卿兩京復

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柳宗元

貞符詩曰：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鈗于北，祝栗于南。幅負

西東，祇乃一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淫巫，愚祝。史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

洛陽有詔，幸東都。將親征，蘇源明上疏極諫曰：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兮，士彼淫巫。

愚祝妄有關說，甚不可本傳。

尸 十二

白周禮尸出入奏肆夏。周坐尸。殷無事則尸坐尸於

立有事則坐尸坐尸於

堂禮

尸必式乘以几尊之

尸出廟入朝必蹕蹕止人卿

大夫士皆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也 迎尸

宿尸

安尸

安下坐也

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入廟門內

則全於君

尸以入廟為尊

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

使人抱之無尸則取於同姓可尸謬君與卿餽尸

謬起也

君子抱孫不抱子

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子不可以為王父尸

孔象其生極

其教

皮日休正尸祭尸象其生極其教也

神降而拜象乎安尸受福于神

象乎酢尸

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醑尸有禱所以立象生之教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

象乎安尸受福  
于神象乎酢尸  
象其死窮其思  
同上聖人知生不足事  
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

之生象其肆夏  
文粹皮日休補九夏歌肆夏章  
死窮其思肆夏  
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迎神之

穀得神之祐  
惜惜清廟儀衮服我尸出矣迎神之穀  
杳杳陰竹坎坎路鼓我尸入矣得神之祐

皮日休補  
九夏歌 虞夏商周不變  
李華卜論夫祭有尸自虞夏  
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

尸尸之重重於卜  
尸神象也  
祭所有尸者鬼神無形因  
則明廢龜可也  
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

夏后立尸而卒祭般坐尸周坐尸詔  
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通典  
尸之遺法  
同上今

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  
伴神以享亦為尸之遺法

祭器 十三

白陳其宗器

宗祭也

簋簋既陳

邊豆有踐

書曰作繪宗彝

繪畫也宗

彝宗廟彝器也

彝器

器貢

周禮器貢謂貢宗廟之器

滌濯

謂澆祭器也周禮云

閭胥

供祭器

閭胥司徒之屬官也器謂簋簋鼎俎也

度程

月令孟冬命有司效功陳祭器案度程無

作淫巧以蕩上心効功考其器也度大小也程所容也

不鬻

禮曰宗廟之器不鬻於市

君子雖

貧不鬻祭器

不假

禮大夫祭器不假

祭器敝則埋之

為先

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禮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

不踰境

大夫士去國祭

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也

掌蜃供蜃器之屬

飾祭器之屬飾祭器之屬可以白

器鬯人主四方山川周禮

辨六彝以待裸將六尊以待祭祀也

展

器告備司烜供明粢

明水也

滌粢盛陳器之道多陳而省

納之可也

以多為崇以節為禮

醖筭諸侯則用時王之器敬則用

祭器

賓客來加敬者可以用祭器也

四璉

六瑚

八簋

琯巖

周

禮內骨外骨却行連行紆行以脰鳴注鳴旁鳴翼鳴股

鳴胷鳴謂之小蟲為雕琢

刻畫祭器為雕琢庶物也

國語欒武子其官

不備宗器孔不飭

顏真卿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

祭器

視物所宜

韋縉傳賓客雀沔議曰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盛以甗甗古器也和羹時饌

也盛以銅銅時器也有古饌而用時器者則毛血于盤交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有所不

稱潔于壇堂之上樽彝壘洗俎豆醎斝之器必潔于壇堂之上柳宗元監察使記私習

簋簠

元和聖德詩掉棄兵革私習簋簠

器皿猶弊不能嚴清

韓愈祭物

有品器有數

韋縉傳張均韋述議曰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

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齏而以四籩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賓客豐省不

得同

舊矣簋簠俎皆一

許敬宗言籩豆以多為貴宗廟乃踰於天請以大祀十二中祀十小

祀八大祀中祀籩簋俎皆一奉禮郎凡祭器之位籩

為前餽銅次之籩豆為後六典

樽

十四

白易曰樽酒簋二

一樽之酒一簋之食言其約也

周禮冢人以疏布冢

八樽畫巾冢六彝

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畫巾者宗廟可以尚文畫者畫為雲氣

大罍

瓦罍

杜黃也

崇門用瓢齋

瓢割去底以齋為樽

樽彝為上罍為下

司樽彝掌六樽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祀

夏禘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

鄭云舟樽下臺若今時承盤子

秋嘗冬蒸

裸用斝彝黃彝皆有舟

斝讀為稼畫禾稼也黃彝黃目樽

朝獻用著樽

饋獻用兩壺樽

著樽者若罍樽也或曰著樽者若地無足也明堂位曰著殿樽也

皆有

罍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用虎彝雉彝

畫之為飾也雉讀為虺

皆有舟朝踐用大樽再獻用兩山樽皆有罍凡四方山

川用蜃廟用脩裸用概凡醢用散皆漆 犧樽鏘鏘 詩

記曰五獻之樽門外缶門內壺君樽瓦甒樽用犧象 周

小罍 夏后氏 黃目 黃者中之色目者氣之清明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 傳曰犧象

不出門 魯壺 周靈王與士文伯宴樽以魯壺 白獸樽 晉書設白獸樽於殿廷樽蓋上

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則發此樽飲 孔黃金樽行酒 田

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戒也 孔黃金樽行酒 李

致置酒食諸將以黃 常滿樽 李元素為武德令刺史李文暎調民黃金造常滿樽

玄酒 太古未有麴蘖污樽杯飲則有 歿廟配樽 韓愈



鄆城樽俎蕭蕭杜甫南郊賦樽俎既陳有羞惟時韓文樽爵靜

潔同上南海廟碑奉禮郎凡樽彝之制十有四祭祀則陳之一

太樽二曰著樽三曰犧樽四曰象樽五曰壺樽六曰山壘七曰概樽八曰散樽九曰山樽十曰麇樽十一曰雞彝十二曰鳥彝十三曰斝彝十四曰黃彝有事于神祇則用太樽至于山壘有事于宗廟則春夏用雞鳥之彝秋冬用黃斝之彝星之外官用概樽岳鎮山林川澤用麇樽衆星丘陵以下用散樽唐六典

爵十五

白周禮王爵儀禮主人洗廢爵爵無足總爵虛爵以爵

拜者不徒作言拜就爵者不徒起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媵送媵爵

坐尊爵 記曰宗廟之禮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

者舉解卑者舉角

以小為貴也

夏醖

殷斝

周爵

醖斝

及尸君非禮也

是謂借君

未步爵不啻羞

步行也羞為爵設

容爵居

左

酬賓爵也

介爵酢爵俱爵皆居右

三爵皆食爵也

康爵

詩酌此康爵以奏爾

時孔祝欽明言

禮家凡稱大祭祀不獨主天爵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祭天不裸則

九嬪贊瑤爵宗廟稱大祭祀也

捧爵是醮

五帝坐壇百神立坵嵬嶷膺夔捧爵是醮杜牧黃州祭神

文執持甚難

文粹今酌獻酒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崔沔

貴者獻以爵

文粹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

之節儉宗廟加  
籩豆議韋述

郊莫爵容止一合容小則陋宜增大之

韋禮有以小為貴獻以爵是也

崔沔太常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沔曰禮有

以小為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隨失制儀不待議而革去

三爵誼諱

李景伯中宗宴侍臣使酒酣令各為迴波詞衆皆為詔佞之詞至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諱切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也舊史

俎十六 徹俎附

白取俎進俎不坐

記

凡為俎者以骨為貴賤殷貴髀周

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不重賤不虛示均也

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鳥獸之肉不登於

俎則不射

登俎謂祭用也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主人自致

其醬則客徹之非賓客一人徹

同事各居者

一食之人一人

徹

為聚食也

凡燕婦人不徹

質不備禮

凡羞俎者則於內

俎祭也

孔

伏身俎盤

閭朝隱后有疾令往祀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后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

淚落入俎

戚見容色淚落入俎韓愈元和聖德詩

罇俎既陳

上巳日燕禮太學詩序

數不同罇俎異

爭持酒肉來相饋禮數不同罇俎異韓桃源圖

雕俎靜嘉

初筵循平

雕俎靜嘉劉禹錫武陵北亭記

寇生幽陵

文粹舒元輿國庠記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

房俎斯薦

賀知章祭地迎俎樂章  
築盛以潔房俎斯薦

棊布

盧從愿樂章太  
簇角品彙咸亨

別俎

有醑

張說祀天迎有醑章  
俎豆有醑潔棊豐盛

薦俎登銅

劉禹錫低簪  
委紳薦俎登

銅俎入之後接神亦如之

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  
神之俎以黃鍾為宮地祇之

俎以太簇為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為宮又以  
徹豆凡祭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樂志

禹雕其俎

褚遂良曰舜造  
漆器禹雕其俎

載肉于俎

柳送韓  
存義序

盈實

芳俎盈實源  
光裕送神 顏

回捧俎豆

杜牧俎豆有馨

齊戒豐潔俎豆有

有豆孔碩

我

漸精潔我幣蒨有豆孔  
碩為羞既藏賈曾樂

籩豆 十七

白于豆于豎 籩豆靜嘉 籩豆有踐並詩書曰駿犇走

執籩豆

謂來助祭

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

朝事血腥

其

實麩黃白黑形鹽膾鮑魚鱠饋食之籩

薦熟時也

其實棗栗

桃榛

榛乾梅

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飴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

之實

禮記薦用玉豆雕篋

篋籩屬

揭豆

獻豆

楚子

入享于鄭加籩豆六品

傳

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

籩

辭曰下臣得享不過三獻請徹加然後入卒事晉人以為知禮

卮酒豆肉孔齊娘奉

籩豆

祝欽明帝用其言以皇后為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奉籩豆

歲豆時籩

唐文粹李

庾西都賦

寧觀俎豆之容

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少室山少姨廟碑銘序楊炯

鯤魚

遺胤莫不備俎豆

柳宗元漁者對

時饌通於宴享賓客

文粹銅俎籩豆

籩籩樽壘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享賓客加籩豆議崔沔

盡天下美物

文粹雖加

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同上

今欲以甘旨肥濃

皆充於祭

張灼等議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宗踰舊制其何極焉雖籩豆有加不能備也

廟籩豆皆加十二

韋縉二十三年赦令籩豆之薦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共議縉乃請宗廟籩

豆皆加十二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

杜甫衡山鼎臠俎馘文宣王廟

五獻百籩

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柳文平淮夷雅

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

立祠

黃溪記同上

淒淒陳述聖

披褐鉏俎豆李賀贈陳商

有楚其豆

柳宗元祭

文

上乾豆以登訶

杜甫享太廟

籩以石鹽烹魚棗栗榛菱芡

之實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粢

唐禮志

豆以韭菹醢醢菁

菹鹿醢芹菹兔醢荀菹魚醢脾析菹豚胎飽食糝食

同上

中祀之籩無糗餌粉粢

豆無飲食糝食

小祀之籩無白餅黑餅

豆無脾折菹豚胎

凡用皆四者

籩以石鹽棗實栗黃鹿脯豆以葵菹兔醢菁菹鹿醢

用皆

二者

籩以栗黃牛脯豆以葵菹鹿醢

用皆一者

籩以牛脯豆以鹿醢

太官令

凡冬至圓



丘之祀昊天上帝珍羞令掌供庶羞之事丞為之二以

籩豆各十二六典實籩豆陸產之品曰榛栗脯

羞水物之類曰魚鹽菱芡膳部州縣祭社稷釋奠每座

辨其名數會其出入同上籩豆各八簋簠俎豆如

上同凡郊祀凡郊祀天地日月星辰岳瀆及享宗廟百

魚脯醢醢之味石鹽菜菓之羞並載於太

官令州縣所實之物如京師之制同上

祭服十八 事具衣服門

白祭服敝則焚之 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冕 祭服記

曰衛柳莊疾病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

臣柳莊者社稷之臣也聞其疾請往至則不釋服而往

遂以褻之

郊天

晉輿服志漢制二歲五郊天子以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服執事

者服常絳衣以從魏已來名為五入廟服又云公特進時服正給四時秋服三年而一易

廟服

列侯卿大夫

世婦夫人紺繒幘簪珥入廟自二絮巾魏志管寧字幼

千石夫人至皇后皆蠶衣為朝服安徵不起每四

時祭祀輒著絮巾故在遼東有帛孔天子之服十四大

單衣親薦饋饌跪拜成禮者也冕祀天地衮冕踐阼饗廟驚冕有事遠王毳冕祭海岳

藏天子祭服百官志太常寺凡藏大享之器服皮弁大

裘始進於宮崇之幕杜甫南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車

志顯慶元年長孫無忌等曰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

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被衮以象天戴冕藻有十二旒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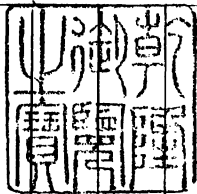
與大裘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禦寒若啓蟄祈穀冬  
至報天服裘可也季夏迎氣龍見而雩如之何可服故  
歷代唯服衮章漢明帝始采周官禮記祀天地之服  
天子備十二章後魏周隋皆如之伏請郊祀天地服衮  
冕大請循歷代故事諸祭皆用衮冕

又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

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按令文四品五品之服  
也三公亞獻皆服衮孤卿服毳驚是天子同於大夫君  
少臣多非禮之中且天子十二為節以法天鳥有四旒  
三章之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是貴賤無分也若降  
王一等則王服元冕羣臣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  
周禮此文久不用矣猶祭祀之有尸侑以君親而拜臣  
子若族姻氏之職不通行者蓋多故漢魏承用衮冕今  
新禮親祭日月服五品之服請循歷代故事諸祭皆用  
衮冕制曰凡冕服及爵弁助祭則服之

唐六典凡冕服及爵弁助祭則

服之若私家祭祀三品以上及袞聖侯祭孔子皆服  
元冕五品以上服爵弁六品以下通服進賢冠之服



白孔六帖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郭瓚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七十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叙官一

官班二

爭長

三公四

宰相五

叙官一

白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列貴賤者存乎位 易 唐虞稽

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人書官設居方各設官使居方

慎簡乃條俊入在官

無曠庶官

德懋懋官

允釐百工

理亂在庶官 策名 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 炎帝

以火紀 太皞以龍紀

少皞以鳥紀

故為鳥師以鳥名為官名也

執秩

晉文公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作秩者

身之所庇

謂大官大邑也

入財為官

馮翊以黃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

頌官分務

官修其方

景詔曰夫吏

者人之師表也車服宜稱

爛羊

後漢更始所置官多羣小長安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

頭封狗尾續

晉趙王倫篡位取皆屠沽人人爭功官皆濫授珥貂蟬者二百餘人時人語曰貂不



足狗

尾續舜命九官

周分六職

狼牧羊

楊泉物理論武士宰民猶使狼牧羊鷹養雛是以人

主務審官

人代天工

賢為國實

官執人柄

官無滯事

寘彼周

行

策名委質

善於其職

當官而行

委之常秩

官邪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授方任能政有經矣

為大政酌於

人百官承事

筮仕有位於朝

官不易方

方業官

庀其司官人國之急也

物有其官官修其方

陳

力就列

熙帝載

亮天工

縻王爵

朝行

命秩

設官

分職禮干祿及門

仕進之門

將仕

然後官之

大司馬辨論材然後官之

各揚其職

揚舉

官壞

禮

政荒

散

智效一官

莊

守道不如守

子

守道不如守

官

屬官

聯事

孔併省外官

張延賞時

議遣劉元佐復河

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費廣

州縣殘困宜併省其負即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

戶司兵司士各一負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

尉具中尉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簿尉

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內外始怨列傳五十二

百

官分職上下相維

崔沔既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

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

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

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

治豈可俛首懷祿耶唐書列傳

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

設

杜佑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

難以省吏負誠救弊之切也昔臯陶作士今刑部尚

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

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

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

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

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

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

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

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

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

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

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

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隋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

### 設官各以其事治

杜淹

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問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

### 為官擇人

戴叔倫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天

默然

### 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

為七百三十員

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

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莫能徧舉自中世已後盜起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濫矣唐百官志

斜封官

安樂公主與太平等七公

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貨售官降墨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特進榮亞三

台品居第二

李德裕贊皇一品制集特進榮亞三台品居第二自非學深張禹功重竇融則何以

膺是寵章允茲瞻望

文試效官武閱守禦

薛登

超資越序

曾無難韓永貞

行 歷臺閣顯級

張洪靖少有令問歷臺閣顯級

宦海

仙傳拾遺曰顏真卿舉進士登甲科

有道士謂曰公有青簡之名金骨可以度世上補仙宦不宜自沉於名宦之海

要官華使

唐史劉晏

要官華使多出其門

重官累使

唐史宇文融贊高官厚秩

龜茲傳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

官班二

失位附

白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不守其位

名以出信

信以

器以藏

易則生亂

過則

登降有數

序守

各以

名愆

禮

禮順官邪

由官

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易

苟無區別

則有

表儀爵命

正其服位

周禮修其班制

苟命數之或乖

於禮容

九命之數

自上公至

禮命

周禮

等衰

而何取

以儀辨等

則人不

名以器分

禮由

慎守

官恪居

常秩

彝

命秩

列官

職分

正位

正上下

正辨爵之義

曰朝有著定

著定列位之所

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貴賤

有等

禮

禮辨等列

十等

傳人有十等

九儀

九命之儀

書曰天秩

有禮

有尊卑之禮

引之表儀

傳

何以卑我

奚獨後予孰能宗子

小宜事

大卑

不尊

賤宜事貴

少不陵長

同儕

異數同等

降尊就卑

下陵上替

貴貴

禮貴貴為其近於君

序從

禮

以端

端正也

貴爵

禮夏后氏貴爵而尚齒

無序

立而

無序則亂於位

易班辨位

易亂也

抗禮

周班

魯人以周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

怒任齒

魯公謂薛侯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鄭忽

憑怒於我先

孔張

懷慙於客

後韓信

羞絳灌為伍

彭寵

恥吳耿同行

將後鄭忽

乃長膝侯

既同列爵

於朝亦何進人以禮不敢與任為齒朱可黜朱於朝王爵國章朝儀犯

貴比肩雖九儀之辨貴宜三命而益恭通班不列品品制班次高卑殊

品拜揖異儀以貴下賤雖聞於昔賢降尊就卑恐違於今制情非自下

禮豈得中位由序守官以命分孔張失位傳鄭伯享韓宣子起孔張失位後至立於客間

執政禦之適懸間客從而笑之君子立不易方易齒位相序周禮

設儀辨位正朝廷之儀辨貴賤之位錯立周禮禁錯立族談者朝以

正班爵之位傳序當其次會有表表亦位也廉頗恥在藺

相如下後來者居上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如雜居齊齒

屏風分隔

後漢鄭宏字巨君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宏曲躬自卑帝知問

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  
分隔其間遂為故事

尚齒

禮曰朝同爵則尚齒

孔序班通乾觀

象門

朝日殿上設黼宸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序

班于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武班自東門入武班自西門入至閣門亦如之夾階校尉十

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百官班如殿庭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

品班每班尚書省官  
為首唐儀衛志十三班行再肅穆

韓愈江陵詩班行再肅穆璜珮鳴琅璆

亂班

唐臨再遷御史大夫韋瑒責著位不肅明日瑒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

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瑒失色衆皆悚伏

朝陪香案班

元朱紫相參差



寄隱客詩況逢多士朝賢雋若布  
綦班行次第立朱紫相參差同上

爭長三

白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  
則肩隨之 長幼之節 敬長 少不凌長少長有禮

人猶犯齒

一日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慮以下人

相下

自

忘彼肩隨

務茲心競

序齒

比

序齒

燕毛

何以卑我

奚獨後予孰能宗子

小

宜事大

卑不降尊

同儕

晉鄭同儕

商周不敵

滕薛之爭

絳灌之恥

尚

齒

見官班門

序從

序

下凌上替

降尊就卑

將後鄭忽

乃長

任齒

滕薛

薛

爭長公謂滕侯曰寡人若見孝以敬事長則順經序無序立禮

而無序則傳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謂康叔冉叔之兄有五人皆無官也

儀抗禮失儀周班魯人以周班後鄭亂行辨位我先人禮繆

游禮順而與我齒將不汝容廉藺藺相如位在廉頗上頗

相如徒以口舌而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見必恥同

辱之相如聞之屈節下車避頗頗乃負荆謝罪

列費詩公遠舉漢中王遣詩拜關侯為將軍侯聞黃忠

為後將怒曰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曰蕭曹親舊而陳韓忠命不可以後之滕侯曰薛庶姓也莫

能相下也

子哲伯有郭崇韜不欲馬紹宏在已上郭崇韜與宦者

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馬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

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太宗即位第功班賞以杜如晦等功第一餘皆以次叙封淮安

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元齡等以刀筆吏更居第一臣所未諭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

勞今元齡等功第一此蕭曹所以先諸將也商周不敵晉鄭同齊白居易判德非

心競禮失肩隨同上

### 三公四

白論道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為三公論道經邦鼎司三公

者鼎足之輔漢書神化丹青天設三光以照明天子立三公以明理故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

之丹青也  
四輔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注云大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書九

三公德成官正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

正而國  
治禮六  
三公三星三公之位也  
三槐三公位也  
三公上應台宿後九

上公庸建爾為  
司分鼎足位列  
五嶽三公象五嶽禮演圖  
中輔又

三公為贈刀呂虔有佩刀工相之當為三公虔以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必為害以子有台

輔之量故相贈後父子司馬孚為太宰其長子為司徒祥果為太傅晉三父子居上公自中代未之有也

晉八命王之三公  
乘輿上殿黃初七年以鍾繇為太傅華歆為太尉竝以老疾詔

乘輿上殿後三公有疾  
黑頭諸葛恢為臨沂令名亞王導庾亮謂曰明府當作黑

頭三公指司空冠曰後  
著此冠也晉四十七  
七為胡廣仕為三公所辟命皆  
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

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稱疾  
避廣時人榮之後三十四  
王祥不拜王祥荀顛往謁  
晉王祥曰三公

與王相去一階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  
朝之望虧晉王之德愛人以禮及至顛遂拜而祥獨長  
輒拜者損魏

揖而已  
何曾拜曾字穎考與高柔鄭沖同為三公謁  
晉王曾拜盡禮二人長揖而已同上領

兵舊制三公領兵皆交戟及頸後前太祖  
將討張繡入覲天子始復此禮魏志  
臨軒懸樂成

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懸於殿庭下  
有司奏非祭祀宴享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言凡敬

其事則備禮禮備相陶侃士衡有善相者謂曰君左手  
則有樂晉志十一中指有豎文理當為公若徹上貴

不可言侃以針刺之血折臂人相羊祐先人墓當有受  
灑壁成公字晉三十六命者祐掘斷地勢相者曰

猶當出折臂三公俄而祐鼎足承君彭宣云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

覆亂美實前四一不案吏郗吉事見上注孔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

為三公皆正一品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唐百

官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

事歲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衛劉滋代攝唐張延賞傳位三公不可辱於賊

李光弼史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光弼麾旗三

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

軍資器械以億計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靴曰戰危事吾

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

是西向拜舞三三公不居宰輔惟王思禮一人王思禮上元元

軍感動本傳

年加司空自武德已來三公不居  
宰輔惟王思禮一人而已唐列傳  
烏氏三公一人重允

唐宰相 王氏三公二人營州有思禮河內有智興  
世系表 同上

公允極本待勲臣  
其間或用時賢皆是  
元老李贊皇品制集

### 宰相 五

白阿衡

詩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注云謂伊尹  
也言湯所依倚而取平也衡平也  
補衮 衮職有闕

惟仲山甫補之  
言能補君之闕  
股肱 書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  
作礪 濟川 舟楫

作霖 高宗謂傳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  
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麴蘖 鹽

梅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啓沃 啓乃心  
沃朕心  
翼戴天子 二八

八元八凱立身於二八三五致君於致君堯舜伊尹曰予不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

媿恥若執政柄馮馮言總實執人柄而圖吾君國政以相予位

之所圖也 實相以濟翊萬樞納百佐命 注意漢陸賈曰

天下安注周召蕭曹 以道佐人主老子社稷臣 具瞻賈曰

光輔爾光輔保衡伊尹也言天垂拱仰成言天子垂拱仰之而

化良弼書曰夢帝良臣惟聖言此良臣乃成聖德當唐虞之聖繼

夔龍之功當堯舜之朝居蕭曹之位左相右相湯以伊尹為右

相仲虺問牛邴吉為丞相見牛喘問夢得高宗夢得說曰夢帝賚予

為左相以為陰陽不和也



良弼乃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尚書  
曠位危而不持顛而不安  
扶則將焉用彼相

用彼相

見君之卿佐為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三相

孫叔敖曰吾三

施愈博禮愈恭故

開閣

公孫宏為漢丞相

謝病

王陵周勃謝病

杜乞骸

韋賢張禹為丞相並請

出征

張儀相秦將兵二十萬隨金牛道伐

西又

漢文帝時匈奴入北

父子

韋賢及子元成並為漢相平當子平晏亦並為

丞相故漢代父代

蕭何為相曹參代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又

范睢奪穰侯印而代之

穰鎮撫親附

陳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

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

輔相彌綸

易彌綸

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

鼎鉉

易鼎黃耳金鉉

爰立

作相熙庶績

弼一

裁成

寅亮天下

弼予一人

萬邦為憲

秉國之鈞

詩

黃閣

漢舊儀丞相聽

事門曰黃閣

不案吏

邴吉為丞相令三公府不案吏遂為常

不滿萬錢不移書

漢薛宣為丞相府例不滿萬錢不移書

百揆時序

五典克從

惟嶽降神生甫及

申巖廊

充位

張湯為大夫用事丞相充位而已

親小事

諸葛亮相蜀自校簿

書丞相主簿楊顯字子昭諫曰為理有體上下不相侵明公不亦勞乎亮謝之

務行故事

魏相弱翁

為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施行漢初名臣所奏前四十四

孔佐天子總百官

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

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  
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常為尚  
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  
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唐百官志其名非一  
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  
假以它官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  
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  
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  
平章事貞觀  
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  
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於此起  
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  
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它官居  
職者猶假它名如故自高宗以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  
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  
同東西臺三品  
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  
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

平章事入銜

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

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

以議事於政事堂

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

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

房于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焉宰相事無

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它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為節度

使時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為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頗

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不於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

名乎劉崇望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守信反含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大掠長安中俄

聞傳呼宰相來者門闢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  
公等禁軍也不於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  
乎士皆唯唯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  
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繫其力  
言作威福者

疆兵重鎮嫚天子灑

許圍師黃門侍郎中書門下三品為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

將謂許敬宗曰圍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于獵犯人田  
有辭怒而謝之圍師掩不奏為人告槌帝讓曰宰相而  
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圍師謝且言作威福者疆兵重鎮  
嫚天子灑臣文吏何敢然帝曰嫌无兵耶敬宗因劾抵  
遂免  
金甌覆宰相名  
崔琳初元宗每命相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  
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  
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  
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  
阿匿取容無所薦達  
楊再思居宰相十餘

年阿匿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者毀之所喜者譽之畏謹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荅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

**癡宰相**

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潭叱牛不前

不爾豈全吾軀

志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尔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軍國重**

**事宜共平章**

實懷貞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監修國史又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

大夫軍國重事宜共平章

**宗紀**

宗楚客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

宗不為士議諧可

王與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襍被大抵類巫覡乾元三年俄以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天下願治與望輕不為士議諧可既驟得政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

見九宮祠帝由是

**宰相文武兼**張仁愿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

三品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  
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  
不減堂饌張文瓘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

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  
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  
脂韋

自營蘇味道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為真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

其為相特具位未嘗有謹身諄諄自全豆盧欽望進文昌右相同鳳閣

鸞臺三品帝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  
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宣淫窺間王室

戮忠戚缺冀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坐政事堂終日不休崔元綜天授初

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謹坐政事堂終  
日不休偃尤護細縈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鞠獄

必案垢索疵不入死不肯世人畏鄙之陳書傳善言周允言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

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相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為過狄仁傑

請還廬陵王

狄仁傑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召謂曰朕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時

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議論諄諄必傳經義郝處俊自秉政在帝前復唐嗣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每以用人為先朱敬則及執政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也取日



虞淵洗光咸池

狄仁傑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生殺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

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

飛世以明達有謀

王搏昭宗拜右僕射遷司空初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

宰相羣臣不平構藩鎮內脅天子搏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閹人盜威福偏制君

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允與搏並位素忌搏明達有謀即劾

搏為中父子並為宰相

韋嗣立初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為天

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比

大事當白

陸元方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嘗問外事

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宜幹樞近

陸象先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為言之遂並知政事

**真宰相**

杜景佺載初元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嘗季秋出梨華示宰相以為祥衆賀云云景佺獨曰

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華漬陰陽也竊惟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

首請罪后言**祿山反**韋見素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曰真宰相平章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

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

之芽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祿山意邪國忠見素趨下

流涕且陳祿山反明甚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袁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

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為帝言**里人呼坊門為宰相**宋務光神

龍元年大水。上書今霖雨即閉坊門。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為虛設。先德

望後文藝

李甘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丞宰相朝。廷諱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當

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出。乃以趙儋為廊坊節度使。俾對別殿

母拜

白敏中懿宗立。拜司徒。門下侍郎。還平章事。數月。足病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別

殿母拜

沉厚有謀能斷大事

張柬之。姚崇為靈武軍使。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

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丞。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不能當美罰。惡

魏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幹王室。而稍憚。權倖不能當美罰。惡譽望大減。宿中

書十四夕

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

總兵扈帝事走宿中其治委碎章巨源同鳳閣鸞臺平

書省十四日乃休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

勾校省中遺隱下符斂克不姚宗十事姚崇徙同州刺

少蠲雖收其利然下多怨史先天二年元

宗講武新豐密召崇崇至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

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

跪奏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

言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

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任

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

臨朝喉舌之任出閭人之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

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請租賦外一

絕之可乎外戚貴王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貴不

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

之以禮可乎燕飲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爭臣沮折

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

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  
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  
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帝賦三傑詩

宋

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  
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

省東堂帝賦三  
傑詩自寫以賜  
務清政刑  
環為宰相務清政  
刑使官人皆任職  
唐史臣稱

崇善應變

以成天下之務環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

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

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本傳贊

變和陰陽

蘇瓌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大臣初拜大官獻食天子名  
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  
於帝曰宰相變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貴百相得  
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實不稱職不敢燒尾相得

歡甚

蘇頌帝曰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頌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

食自頌始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頌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頌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頌更

環頌再世稱

賢宰相盛矣

本贊伴食宰相盧懷慎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

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峻涯檢抑犇競

李元絃拜中書侍郎

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元絃當國務峻涯檢抑犇競誇進者憚之

元絃再世宰相有清節

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宋璟常歎曰李公引宋遙之美黜劉冕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

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

韓休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

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  
敷陳治道多

許直

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

至帝常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  
歡何自戚戚而遂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  
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善  
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善

傳奏敏於裁遣

張嘉正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

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之抗曰  
非張齊邱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  
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  
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  
善傳奏敏於裁遣然簡默自處  
張洪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少有令問人以為

有輔相才及居位簡  
默自處無所規拂

居中未嘗廷議可否

源乾曜為相十年與張嘉

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聯署務為寬平敦大故鮮咎悔姜皎為嘉貞所

排訖不申救  
君子譏焉  
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

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伎

洪靖窮於權  
惜哉本贊  
位望最舊

李峴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

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

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  
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  
撤政事堂榻

故事政事堂不接客

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  
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  
爭權不協

李適之嘗與李林甫爭權

不協林甫陰賊險姦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



帝嘉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

適之盧杞姦邪李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曰

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避其對然自是益見疏

當軸秉權無所撓李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器雄遠當軸秉權無所撓古之

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李石他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

帝喟然歎曰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

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聖賢猶有優劣陛下春秋

少非起人間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即十年盛德

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  
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升平之期猶不爲晚

宰相

左右天子教化

李石是時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  
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力士石建言宰相

左右天子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  
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

得以誅無所事於召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

石用韓  
益判度

支案因以賊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  
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他宰相所用彊蔽  
其過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

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  
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

京師誰走塵起百官或鞮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  
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  
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盜射宰相

三年正月將  
朝駙至親仁

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

盜射宰相

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  
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  
從宰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  
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

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知  
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財稱職號賢宰相胥吏為

宰相牛仙客同中書門下三品為相謹身無它與時沉  
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度不敢用百司咨決無

所處可輒曰如令式帝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  
力士曰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訥

蓋志神用警敏應對如響宇文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久天

下定矣乃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  
先為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卞急少所推下既  
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  
雖天子不能屈居宰相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

委宰相以簡賢任能

郭子儀奏願陛下委宰相以簡賢任能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史

調和陰陽安黎庶

郭承嘏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

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緝帛非所宜帝順納

機務一一與參決

房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且言上帝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箱索逸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片言寤主而取宰相名

儒多言房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敗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寤主而取宰相必有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于浮虛比周之罪名之張鎬起布衣二暮至宰相居身廉不殖為累也戒哉贊

性簡重議論有體在位雖  
淺天下之人推為舊德

主相造命

李泌帝嘗言建中  
亂卿亦知桑道茂

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  
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宰相對小

延英自苗晉卿始

苗晉卿傳

秉政出入七年

晉卿秉政出入  
七年小心謹畏

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保安寵名然練遠事  
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故比漢胡廣

復俾輔相

必能致治成化

裴冕大歷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  
佐先帝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

誣構海內寃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  
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

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贊謝

呂誣輔政功名

不及治贊本制下士相賀於朝

楊綰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制下士相賀於朝

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

楊綰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

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纔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未踰年除吏幾

八百負

崔祐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巧填委故官負繆

素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網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常衮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信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願以無逸為元龜崔植長慶初拜中八百負莫不諧允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

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  
致治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得位  
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  
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  
代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  
以至於敗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 舊

德 柳渾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  
舊德第謹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

可斷而舌 斥堂吏相府肅然 韋處厚同中書門下平章  
不可禁 事堂吏湯鉢數招權納財

賄處厚笑曰此半滑渙 裴度元勳舊德實易直長厚忠  
也斥出之相府肅然

實 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拙於浮論處厚嘗獨對  
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

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  
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實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

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諄複數百言又言裴擢忠良進貪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

猥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

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擢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唐列傳七十 曲

意附離王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知政事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

狎侮雖載亦疾其凌靳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載之惡縉折幹曰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以單議

悟天子揚炎興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為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災獨當

國多變祐甫之政減薄盧陰為憾會盧杞以門下侍郎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悅



進炎中書侍郎司秉政把無術學貌么  
陋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把陰為憾  
惟樹親黨多所

詞察

竇參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他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為言實專政也然參無

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詞察四方畏之申其族子也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

語故申所至人目為喜鵲

人得叙進官無留材

李吉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

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彊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

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負人得叙進官無留材傳七十一  
易方鎮三

十六

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

帝尊任

之官而不名

六年裴均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

甫疾吏負廣乃奏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帝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

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

同上

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

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劍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為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脩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為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

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

同上不可相天子

李璣乾寧

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璣諷劉崇魯掠其麻哭之言璣懷茲與中人楊復恭昵歎其第為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朝廷羽儀

李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揆美風儀善奏對帝

日下遷太子少傅

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時第一信  
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傳七十五  
常袞與楊綰同

輔政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  
以清儉自賢帝內重綰顯  
任之禮遇信愛袞弗及也

每所恨忌奏罷賜內厨食  
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袞奏罷  
之又將讓堂封它宰相不從乃止

塞政事堂北門  
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謂之  
咨速政事至袞乃塞之以示尊大

賚伯  
室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  
不用故世謂之賚伯以其賚賚無賢不肖之辨

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斂寬刑罰  
趙璟與陸贄同  
輔政贄於裁決

少所讓初贄約共執退裴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姦帝色  
變璟不為助遂罷贄乃始當國璟精治道常以國本在

選賢節用薄賦斂寬刑罰懇懇為天  
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  
獻審官六議一議  
相臣

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資材之備為不可得帝謂崔造敢言為能立事

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崔造敢言為能立事造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乾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

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水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

書省六曹皆諫避狄齊映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宰相分領

端重寡言映謙不肯事可否一顯于造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駭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

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洵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為

感居中治身循灋無它過盧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時陸贄趙璟專大

政邁居中治身盲宰相關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李循灋無它過元平游播門下能俊言誕計以

功名自喜播謂宰相材數請帝用之李希烈叛帝召拜汝州別駕知州事募工築郭浚湟希烈使人應募元平不寤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髯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邪因嫚罵曰盲循謹無所駁異董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唐列傳循謹無所駁異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實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晉循謹無所駁異參欲以其弟申為吏部侍郎諷晉以開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為之邪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即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皇恐上疏固辭位九年罷為

**奏減堂餐錢**張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

禮部尚書

及皇太子食物鑑因奏減堂餐錢及百眷禮異他相武官廩奉三分之一以佐用度傳七十六

衡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帝稱長者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眷禮異他相

八年召還秉政李絳數爭事上前不叶盜賊殺武元衡

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

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

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

元衡批顙言骨鯁真宰相李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骨持去

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

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云云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送

酒醪帝問開元天寶治帝又問元宗嘗歷試官守知人

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摠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

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  
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王所行無  
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  
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  
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  
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  
之以清節進宋中錫初中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財  
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

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咨閔坐宰相餘忿鮑防初防與知  
雜御史竇參遇

導騎不引避參擣其僕及為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防  
叱曰吾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坐宰相餘忿耶傳八十

四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陸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

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  
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復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

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云云

唐列傳 勤職約已 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 實德元進檢校左相勤職約已

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資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為使帝次濮陽問古謂帝邱德元不能對

許敬宗具居宰相積十五年 房元齡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自以權

寵隆極累言儲嫡事 魏暮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未表辭位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

副二之重且泣下帝為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暮輔政白發

其端朝名臣孫有祖風 魏暮為宰相議事天子前他相或委抑規諷惟暮謹切無所回

畏宣宗嘗曰暮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忌讒罷之諫獵溫泉 薛元超遷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溫泉諸蕃首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園中非所宜

帝納

諫脩洛陽宮

戴胄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帝將脩復洛陽宮上疏諫曰比闕中河外

置軍圍強夫富室悉為兵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棄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賫竭皆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瀕河南北田正洿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一德無二韓瑗褚遂良貶潭州藏虛矣帝覽奏罷役

一德無二

韓瑗褚遂良貶潭州都督瑗上言遂良受

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况被遷以來再罹寒暑其青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恃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罪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帝愈不聽唐傳固

爭武后攝政

李義琰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得寢不

廣居宇

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璉為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

愛我者邪義璉曰凡任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荅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

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斥滑渙鄭餘慶主書滑渙不許其後木久腐乃棄之與宦人劉光琦相

倚為姦每宰相議為光琦沮變者令待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貨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綱秉政頗姑

息而佑常行輩喚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後渙賦敗病

進士浮夸鄭覃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

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能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且設是科二百年詎可易乃

止列傳 中人不避宰相 鄭朗中人李敬寔排朗驕導馳  
九十 去朗以開宣宗詰敬寔自言供

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 諫幸東都 裴度帝  
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耶即斥敬寔 持幸東

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官人自挾  
糗糧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

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官闕署屯百司  
之區荒圯不治假歲月重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

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 淳德有常 賈耽為相十三年  
不及此如卿言安用往耶 雖安危大事亡所

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  
人近習不見其喜愠時謂淳德有常者列傳九十一

入對及開元天寶事 崔羣皇甫鏘言利幸於帝陰藉左  
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

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  
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

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絃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列傳九十 罷

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分

羣又言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臣謂罷張九齡相李

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

宰相乃天下選

憲宗銳于立功皇甫鏘以

聚斂取宰相夫宰相乃天下選彼

好醜必言

李藩忠謹好醜必言

帝以為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于人者和于神人乃器局峻整裴瑁器局峻整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傳九十四

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

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

杜黃裳劉闢反

議者以闕恃險討之或生事惟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

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雍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雍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

目黃裳曰推言王者之道

杜黃裳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推言王者之道在修

已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親程決事見啗前世

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餐太宗笑之孔子稱帝舜恭己正南面以其能舉十

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利神疲體勞耳赫然號中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

興自杜黃裳啓之

杜黃裳憲宗平夏剪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

興自杜黃裳啓之

宣宗擇相

李景讓大中中進御史大夫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

宰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景讓愧慙不能平列傳一百二

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者先白臺

李德裕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丞郎詣

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為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閣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趣出遂無輒至閤者列傳一百五

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

同政去宰相則不治太

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寢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

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他門天下安有

不政在中書誠治本李德裕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林甫

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巫天下事皆先平章李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

杜悰領度支帝欲拜戶部尚書珣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

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擇一令日劉瑒後請間帝將焉用彼相哉列傳一百七

為朕擇一令日瑒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崔謹由議帝前謹由請甄

別流品瑒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

所以致治也歇後鄭五鄭縈大順後王政微縈每以詩謹由不得對

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  
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本善詩其語多俳諧  
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既視事宗戚詣慶搔  
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遜不聽唐列傳宰

相兼治錢穀

李德裕時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貞觀中陳師合上言人之思

慮有限一人不可搃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  
之嶺表臣謂宰相有姦謀隱隱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  
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士各  
守官業思不出位宏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  
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過絕之德  
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  
憤切言從計行王室幾中興德裕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  
行是時王室午漏下還第休沐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  
幾中興史



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每議論天子前  
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往往語相侵

陳夷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  
珣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

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  
輒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慰勞起之

用忠良久益治

陳夷

行帝常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珣  
曰姚亡而宋罷珣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

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  
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為仁義用  
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謙靜  
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傳一百六

免禍

楊涉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人端重有  
禮法方賊臣凌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

與家人泣語其子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  
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靜終免于禍列傳一百九

動天下

路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凡八歲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闇

且以政委已乃通賄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日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

畏智慮周密

王鐸僖宗時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

跋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練知邊事唐璿西突厥烏質勤

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畫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置屯盡如休

璟策后曰恨用卿晚即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三品后謂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

一列傳為時譏訾始老已踰八十猶倚託權近求復用於是賀婁尚官方用事附者輒榮赫

休璟乃為其子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尊遇它相莫如崇

相頗為時譏訾其當國亦無他裨益

元宗立賓禮大臣故老推尊遇崇每見便殿輒為先天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列傳四十九

末宰相至十七人

姚崇時承權威干政之後紀綱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

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由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其奏議有宰相體

張延賞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

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堂封自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為任職唐列傳

源乾曜始

源乾曜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

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建上宰

李泌贊泌之為人也異哉

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拔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

合皆付以政當此時必於獻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無  
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也傳六十四無

經國才

崔植贊植輔政當有為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  
淺機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檻縲縱虎狼馬一

日而亡地數千里為天下笑列傳六十七

詭謀繆筭

舒元與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詭謀繆筭日與訓

比敗天下事二人為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  
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為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

秩列傳一百四

宰相端方有器度者為之

任園是秋韋說豆盧  
革罷相園與安重誨

鄭珣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園意屬李琪而珣循雅不欲  
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爾宰相端方

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崔協

宰相重器

他日明宗  
問誰可相

者重誨即以協對園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  
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為沒字碑

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器卿等更自詳審同上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

也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園園乃何人園謂

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護夫巧沮忌害其能若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也重誨笑而宦官伶人不欲張憲在朝廷張憲郭崇韜伐蜀止同上薦憲可任為相而

宦官伶人不欲張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回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為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朝廷大事皆出逢吉蘇以一方乃以為太原尹五代史

吉高祖建號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已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

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粥飯僧李愚慙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五代史三十

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

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其三司吏聞罷昫相皆相賀劉昫心也五代史五十四

與昫為姻家而同為相馮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

胸性少容怒而愚特剛介遂相詬詆相府史吏惡此二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劉昫為右僕

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昫琉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五代史五十五

琉璃盧文紀廢帝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顛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

中夜焚香呪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三不開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孫馬允

事多不能決當時號曰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在相位  
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齷齪無所為

姚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廢帝欲擇宰相  
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

顛顛為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  
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齷齪無所為登明選公雜進巧拙

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  
是適者宰相之方也韓愈進學解變贊之崇名以變贊之

崇名被庸虛之陋質劉  
禹錫代讓平章事表金鉉重名銀青貴服同  
上讓平章表虞舜享

濬哲之名周厲嬰顛覆之禍陸宣公人主昏明繫於所  
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

舜享濬哲之名皇父聚梛之屨行而周厲嬰顛覆之假  
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灾禍不及邦國者乎

三事之崇允萬夫之望故韓信以丞相繫魏樊噲以相  
國伐燕克成茂功抑有前典元

達平章以平章事為名自郭待舉始也僕射是正宰相事制

房喬始也

高宗朝四品以下有名稱者皆知政事以平章事為名自郭待舉始也僕射是正宰相房

喬始也出南部新書

鄭覃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登相位以

至于終

同

直主政事筆

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筆每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又分每

人輪一

潭潭府中居

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韓愈詩

鼎軸老

榮公鼎軸老烹

韓力健

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

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

於萬

為韋相讓官表同上

天子之毗諸侯之師

止于

元弼

許景鼎先



司元侯

劉晏

釋筆硯以操化權

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

由是釋筆硯

以操化權者

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

十八九劉禹錫李公集序

寸澤及天下

劉禹錫韋處厚集序

韋承慶明堂災

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

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創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舩艤若亟毀而敗則是腐朽木乘膠船也臣

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臣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况庸庸者可起處輔相

以百揆而遞畀小

緡紳賴以為彊

李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撓方是時宦

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注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惡縮不得對縱諸子闕通貨賂道路目語不氣益奪緡紳賴以為彊

敢議

元載縱諸子闕通貨賂京師要司及方面近郊作觀榭帳帶什器不從而供膏腴別野疆畛相望且

數十區名姝異妓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嘗獨見帝深戒之誓然不悛客有賦都盧尋撞篇諷其危載泣下

而不知悟李少良道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議

陰禍賊物

楊炎以盧杞無識同

處台司心甚不悅為杞所譖嚴郢與炎有隙杞乃擢郢為御史大夫以傾炎炎逐崖州舊史

久雨無

妨聖政

長興三年帝謂馮道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霽何也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

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宥久雨無妨聖政五代史

白孔六帖卷七十